# 湧幢小品

# 湧幢小品自叙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即有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閎深奧衍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

蟻子緣磨角恍惚莫知其極與鄉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去且以爲可弄可咲者入目便記記輒錄出約畧一日内必存數則而時時嘿坐有所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逍

遥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崛起東西京之後别開一調後之作者紛〻皆有可觀而唯陝少卿岳總領最爲古雅至洪學士容齋劉爲隨筆數至于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哉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司冦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皆以絶人之資投山放海之客爲野蔬磵草之耆雖畸雜蕪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
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
當明甚然千金之愚烏獲可
舉孺子亦奮臂也大牢之味
王公能羞田畯亦垂涎也執
筆自韵仰視容齋欣然有竊

附之意焉閒示一二館師與兒子輩資譚譴題曰希洪眷眊之餘理耶棼耶澄耶淆耶皆不自知蕙花舒咲于名園鮭部鼓吹于天籟我用我法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㥁洪

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洪而希叚也

虬菴居士朱國禎題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 湧幢小品卷之一

湖上朱國禎輯

##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爲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對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

勿以聞至十一月上覺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刹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要必不誣而上自製西征記尤爲炤灼大平陣

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閒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桑神祈賽者暮寄赤石失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爲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爲名犯年號達於京師時 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詳直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恆敕之歸有恆至錢塘西溪

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蔭

明輿偶識

小史謂誌公臨殁爲偶大字書版示弔墓之人作小篆體偶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難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

及遇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年後李昪亡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為曹潘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聖人生諸郎朱寓其姓也酉屬雞乘雞者歷雞之上為戊申　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為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於子位也乘夜螢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去建下為安德為仁也東鄰指張士誠闞者滅也滅士誠即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

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
國大號也其爲我　太祖之讖無疑而豈區區之
偏安亡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於鍾山下
太祖卜其地爲　孝陵改塔於東十里即今之靈谷
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預識意
者　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殁
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心事記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朔漠夷疆

天暫醉鳳陽君主曰初明翥鸞異遂謝職南歸廣

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之味

清而若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汝之

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于太祖四歲嬪時

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既

渡江連生　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　文皇周王
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　后甚異之　后嘗夢微時
攜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　文
皇牽一馬至扶　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劍殿後寇
皆辟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
鳴而　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　文皇從
後顧視　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為　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

爲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貧窶
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
年四十八其年 聖壽已六十五則 帝長於英
實十七年眞龍年至十七非矣外遇而生理或有
之弇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
至 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 孝慈皇后作
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速五年又生四子
過此方諸妃有子而 孝慈不復生矣 高皇之
晩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 高皇諸大功

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
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
好學如文士自非　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
乎

御製

太祖賜臣下御製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
駐蹕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
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
田野闢黎氏樂業閒賞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扯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

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　樞密院

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

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

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　高皇創業難成化

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

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陞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勑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眞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

升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便殿　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挈醮清流君王正輅催行駕安得身閑伴

白鷗即令人刻於巖壁一日　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衆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　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　上疑之以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　明主而不免數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翰府羣玉陰時夫所集　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詠以爲此兒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　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

之交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有杜安道者持鑷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讌未嘗暫違性愼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　上甚信愛之曰如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

州聞虜主在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營內忽聞聲如礮王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殺者我　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

人皆可輕　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
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湛猷錄謂恭靖
先知　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
遂請於　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卽父子間誰敢
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　太祖御西樓決事
馬皇后從後常潛聽之如聞　上震怒候回宮必詢
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

殺人　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氣象　馬皇后何等貞靜茹素救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　太祖退言得失耶又翦勝紀聞言太祖御膳必　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羮　上怒擲其甌中　后頸微有傷　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子打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敬慎　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狠瀆不倫至此耶

又翦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

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麼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歸駐舟江浦仗劒入謁。帝時方震怒宿戒閣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旣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劒斬閣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日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奪之熊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

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
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
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
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
傅至燕填塹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選騎
至古北口尋與平章下山西既克太原太傅出陝
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
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闌

之數月始下王保保興兵彊　太祖委太傅獨
當之間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
應昌元主巳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
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北保保死太傅稍覺
從　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
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　太祖威嚴
太傅敬慎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諮稟平章敢馳歸
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關吏奪關而出
坐龍江舟脅　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為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　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故　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時國已削屬籍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之情而軍中恐未必然安平持槊垂及有龍申爪拿其臂馬蹶而止歎曰眞命天子後　文皇問曰馬不蹶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于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為左右所拔可見矢石交下天命所在特不肴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

射入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耶

況文皇是時雜諸將中震盪出入百死一生謁

陵痛哭危險可知而朝廷易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

要之皆天意也

凱旋之感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干來降賜名金忠封忠

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　駕次懷來在京諸

司遣官迎見辛巳　駕入居庸關邊軍京軍左抵

宣府黃花鎮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

天氣清明　上服袞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五掖五哈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　上巳年六十四歲矣按轡徐行咸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闐焜燿連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緇黃耆耋四夷朝貢使騈跽道左　駕至讙呼萬歲聲震天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真從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明日入京羣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宗爲秦王時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

勛二十五將隨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夢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眞一假次日果有二通判曰陳眞陳假引奏　上喜符夢俱擢知府眞福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召治水

汪宗孝歙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

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徃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黑跳光飛觔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蕪城店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不懌有皁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

不可為矣

械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舉火而走獲之發龍門充軍久之脫歸得一銅印以獻輙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山之巔邏者獲之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為正統二年 上覽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復原伍後遁入虜薙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 駕陷虜中伯顏夫婦致敬僧有力焉終不自言 上亦不知其

故也

功德寺

四友齋云京師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後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
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為此可歎也
英皇即位尊 祖母張為太皇太后 母孫為皇太
后 太皇太后賢明貞肅僅宣德中 上奉侍謁
陵一次正統中檢飭 宮府優禮大臣知王振之姦
幾欲賜劍稱女中堯舜寧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
三宿之理況 國朝家法至嚴除 山陵外從無
有 后妃出幸者即 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
朝力爭而況于 后妃此必僧寺張大孟浪留此

不根語而襲而書之耳

撻虜徵應

英廟原有撻虜之志神武徵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首請罪故己巳之役實有所恃而行王振竊知其素賛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　天顔穆如坐土臺羣虜環視一虜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墮馬者三慴伏有一馬噬人不可近試以進蹐伏　英皇坐之夭嬌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徙遼東廣寧衛正統五年爲北虜所獲福解誦佛經虜酋以女妻之 英廟北狩福隨侍虜庭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絕天順元年 英廟召至賞賚極厚陞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福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奔復改廣南衛至是年老乞以孫昊代兵部言福不由軍功例不當襲 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葢是時袁彬等隨侍最効勞而福則先爲虜所獲用事輸

忠且能歸正尤可嘉也

宮妃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憲廟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乎望二十里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壽王貤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負販葉市中即授錦衣衛指揮同知

山陰稊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冊立　孝宗爲皇太子頒詔
至南京方迎入忽見　孝陵山頂擁起綵雲至開
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作禎應頌以
上纂入史館

祀廟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
前太監陳喜及姦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內遺有
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
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爲壓鎮之術者每祠

廟又有　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于石竊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者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　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戶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 旨惟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令後凡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 兩宮之奉養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事揆諸事體殊為未便且進素在 祖宗朝無

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至於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邇復聞有旨令進素之日所用膳內猪羊雞鵝時價銀數各封寄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益崇矣　上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鎮爲山東布政朝見　上奇其狀貌獨

中官不善御駕黑龍舟被溺　上驚問爲誰對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駐驛中實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　上曰偶爾何傷去去　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女名王女兒者幼鬻之高通政家因以進內弘治末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進山爲言今名鄭金蓮者即若女也在　周太后宮爲　東駕所自出詐湊上聞　孝廟怒磔山于

市旺亦論死尋赦免丕是又爲浮言如前所云居人王璽覬與其厚利因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居幽若干年欲面奏 上東廠執以聞下刑部鞫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服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以請詔如山例皆置極刑

###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邸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 顯陵龍岡舊斷土輒墳起仗下小兒暴長數尺既登極南山有鳳凰之聲華村産麒麟之種

黃衣陛辭

己丑四月　世宗夢黃衣者數人陛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語閣學楊一淸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月爲大風雨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厲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絲被二花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

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祝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

時王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玉之諭尚書夏言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張皇乃爾後有秉筆修國史者刪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果以五岳靈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

餘本明年永鄧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爲山以獻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號曰億應萬年芝山四川巡撫黄光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三年御醫黄金進萬壽香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

宋政和五年蘄州產芝草徧境計黄芝一萬二千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幹尤奇

桃降

嘉靖乙卯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二桃左右

視或見桃從空中墮 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兎生二子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 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群臣上表賀 上以奇祥三錫 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 皇太子日下有五色雲見徑二丈形如龍鳳然考有巳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黄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

公同衎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夫不然十八年分封　裕邸竟爲天子開隆萬萬年太平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夢乘紫雲來故名曰天祥字曰宋瑞天祥就義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宋之瑞也子澄雲見死節不辱　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義士國之麟鳳豈羨富貴福澤哉

西苑農壇

世宗立農壇於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

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騾夫八人日食米糧三升太倉關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天府送用倉厫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郊廟之粢盛撥太倉軍斗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奏報其出入之數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爲京山侯禮部以本朝

無故事爲言　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
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豈　世廟之深諳故實
抑崔及左右寤進而見之詔旨耶然永樂中駙馬
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
故事爲言非欺妄即疎漏當時尚書爲毛澄其不
觸怒抵罪幸矣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　皇后陳氏八年崩謚
悼靈立順妃張氏爲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

十日立德妃方氏爲皇后張后以十五年㞒用廢后吳氏禮葬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官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宮禁事秘非外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爲言張后之廢實由張延齡兄弟　世宗方以　昭聖初年裁抑章聖憤甚而延齡故多怨家爲人所訐下獄　昭聖急因　上生子論來見致賀　上辭之再論再辭之益皇急托　張后爲言后方有盛寵乘夜宴述太后意而　太后亦先遣人傳　上云延齡事將就

罷 上已怒諭閣臣謂 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發及聞后言大怒即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黜延齡竟坐死考之史錄日月正相値老儒之言眞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 世宗以母后不顧燕婉之好誠剛誠孝而 張后之不幸已甚 昭聖此時其又何以爲情夫 昭聖在 孝廟時專寵驕妬致 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武宗立母族甚見疏外 昭聖默默已不能得之於子胎禍極於 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 孝宗在

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訛言驚走

嘉靖己酉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侯蔣傅惠安伯張鑭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堪借給事中楊允繩于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忽報訛言云虜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褫職岳溶怯懦損威華坐督管事傅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月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樑爲工部尚書　世廟御便殿召公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節財用省營建　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　上顏乃霽然則　上于見素公終有不釋然者矣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大宗伯李璣應聲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　上嘉其敏捷

王沂公曾青州人宋真宗問云卿鄉里諺云井深槐樹麤街潤人義疎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麤土厚水深也街潤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對

海榴髡

世廟初年勲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水刻海榴髡陛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購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　上恚甚命
爾購戶部尚書高燿進八兩　上喜命給價七百
六十兩加燿太子少保實火時中人寄竊以出
上索之急燿重賄購得因　聖節進醮日上之大稱
旨加賞蓋內外之相爲欺蔽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
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鈌一具示燿令求
珠玉如式凡兩月　上意遲之復諭燿曰金玉珠

實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
盡無徒遠嫌怨爲避害計 祖宗時內藏之積至
弘治年盡矣然非 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
撥覓并買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
給之燿懼乃以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
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貿之以進 上以
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稍悋費不
以時值給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
毋緩會宴駕乃止

戎服出郊

穆廟立值南郊以戎服出盔　上喜習武服此自便
非登郊壇者羣臣具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
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大閱

國朝　聖駕大閱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
岳計費不下二百萬海內因傳欲復河套其實
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
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

撫按將帥事椎五月[illegible]禁中射柳聚諸徽侯若大將角試較其優劣如 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開毳比纖煙意態安閒眞是神物盖

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

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

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輔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石真　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中文定公為史官時有袪倦鬼文　神廟即位之二年　御筆改魔字攷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年矣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

受眷且大拜矣

御號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舜故己卯科南京以舜
亦以命禹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
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
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
逆謀而高爲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
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騃乃爾讀書人宜
有分曉乃好人人逆謀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

禍郎天殃矣

欒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欒王廟王郎爲鵲州人也封神應王　神廟王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爲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獻倭俘禮成大司寇蕭岳峯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

燁燁有威時　上御午樓朝瞰正耀蕭蹕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儺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　旨凡數百言字字響喨舒徐宣畢俯伏上親傳拿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接者二遞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震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此等境吩可謂　熙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榮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

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播俘禮亦如之而寒甚百官噤栗敝友莊冲虛面最白僂而成紅余面赭幾變而黑或嘲曰雲長作翼德臉也宣畢四大呼稱枉每囚一錄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舁甲一官押之十人夾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擁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東宫門衛

光廟正位東宫內官徃徃托疾引去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棍徒張差持挺入第一門只兩内官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掊一人仆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率呼齊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皇太子親奏送部招出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　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吾坐以風顛而止

出閣

萬曆二十二年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故事講必巳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

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
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　光廟方出禁甚郭明
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
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
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禦寒
氣特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
郭言盡擡出來　皇長子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
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眚　東朝妖書

事發傳語厰監陳矩曰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窃覘　光廟袍内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葢初出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毎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　光廟矚内侍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已嘿寓衆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從容進曰請
問　殿下何以謂之亂德則然答曰顚倒是非蓋
化詞臣之句而櫽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眞
天縱不可及也

進講旣畢必來　玉音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爲
精腆非時橫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
後講官從便自擕食檯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
二十二年之講裁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
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

人非常供養今爲　皇帝家館師歲剛得三十金
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
勞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
天氣凉出入猶便大寒銜風幾于裂膚至　先朝
銀幣筆墨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　聖
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聖諭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　神皇怒甚上
下危疑恐動搖　國本則禍不獨中于臣子且移

之　社稷乎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㬰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尸傳　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賜　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揑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

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而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云云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　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夫　禁中嚴密一啟閉關何勞　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械　神皇灼見不待張差之梃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一卷終